

#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 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

〔法〕卢梭 著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56482

D751.3  
04

#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 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

〔法〕卢梭 著

李平沤 译



商务印书馆  
始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北航

C1741608

D751.3  
04



北航

C1741608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法)卢梭  
(Rousseau, J.)著;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259 - 9

I. ①论… II. ①卢… ②李… III. ①国家—行政管理—研究—波兰 IV. ①D7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7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 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

〔法〕卢梭 著

李平沤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 78 - 7 - 100 - 10259 - 9

---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sup>3</sup>/8

定价: 15.00元

Jean-Jacques Rousseau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ET SUR SA RÉFORMATION PROJETÉE**

Paris Flammarion 1990

根据巴黎弗拉玛尼翁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Jean-Jacques Rousseau*



卢梭像

## 译 者 前 言

卢梭的政治著述甚多，但他为某一特定国家的人民撰写的作品只有三部：1764年为日内瓦人民写的《山中来信》和1765年为科西嘉人民写的《科西嘉制宪意见书》及1770年为波兰人民写的这本《论波兰的治国之道》。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是应波兰韦洛尔斯基伯爵的请求而写的。这位波兰贵族为什么要远赴巴黎请卢梭为波兰的国家政治改革提供建议？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波兰国内的政治局势说起。

### 一、国势衰微

在18世纪，由北部的大波兰、南部的小波兰及东北部的立陶宛大公爵领地组成的波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居民分三个等级：贵族、有产者和农民。

在人口总数中，贵族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从理论和法律上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平等的，都享有贵族的特权，但在经济上却极不平等，大部分中小贵族的窘迫境遇和一般的平民差不多，只有少数几个大家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并占有可以终身任职的政府高级职位，如国会代表、参议院议员和各省省长，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

农民，实际上全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一生的命运如何，全由他们的主人决定。

这个国家，由一个国会和一个参议院与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王统治。表面上，国家的最高权威——立法权掌握在国会手里，但国会的代表全都来自由贵族组成的骑士团，所以实际上是掌握在骑士团手里。每一位国会代表都享有“自由否决权”，国会的一切议案和决定，无论有多少人赞成通过，只要有一位代表不赞成，就可以由他一票否决；由于滥用自由否决权，因而使国会的代表大会往往陷于瘫痪，开会几十天，一事无成。

为了纠正这一弊病，波兰人民可以行使一项表达诉求的权利，即建立“联盟”，提出抗议。只要一个地方建立了联盟，则该地行政部门的权力即告终止，转由联盟行使。同滥用自由否决权的弊病一样，联盟的建立也愈来愈泛滥；它们彼此之间不仅不协调，反而互相倾轧，时有摩擦，不断打“内战”。

从以上简短的叙述可以看出，18世纪波兰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矛盾：它既是一个王国，同时又是一个共和国。说它是“王国”，因为它有一位国王；说它是“共和国”，因为它的一切行动全都按法律进行，<sup>①</sup>而且，正是因为它按法律进行，所以造成了波兰

<sup>①</sup> 在卢梭的用语里，“凡是按法律治理的国家，不论它的政府是什么形式的政府，我都称它为‘共和国’。”对于这一点，他加了一个脚注：“我认为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贵族制或民主制，而且还普遍指一切按公意即法律治理的政府。……这样，君主制本身也是共和制。”（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卷2，第6章，《论法律》，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3页）

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律里耶尔<sup>①</sup>有一个很精辟的评论。他说：“正是由于波兰人对自由的热爱，反而逐渐使他们的政府产生了最奇怪的混乱状态。只要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就足以使这个共和国的国会寸步难行。一百多年来，单独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表示反对而破坏国会整个议事日程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此荒谬地理解平等观念，结果使波兰产生了祸患无穷的无政府状态。”<sup>②</sup>

## 二、强邻侵凌

波兰王国的周边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穷兵黩武的军事强国。从地缘政治来说，这就预示着波兰必然是凶多吉少，若国内泰平，诸事祥和，尚可平安无事，反之，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使虎视眈眈的三大强邻找到借口，进行干预。很显然，他们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波兰的和平和波兰人民的自由，而是为了从中捞取好处。

1733 年爆发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改变了波兰的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

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 1733 年逝世后，波兰国会选举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为波兰国王，这引起了几个大家族的不满，他们请俄国进行干预，支持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萨克森选侯为波

<sup>①</sup> 律里耶尔：法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秘书，在俄工作多年，对俄国与波兰的国情及两国的关系有很深入的观察与评述。

<sup>②</sup> 律里耶尔：《波兰的无政府状态和这个共和国被瓜分的历史》，巴黎，1807 年，卷 1，第 45 页。

兰国王。于是俄国进兵波兰,迫使国会宣布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由于俄国的出兵干预,这场为争夺王位的内战发展成了支持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的法国、西班牙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与支持奥古斯特三世的俄国、萨克森和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国际战争。战争的结果,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于 1738 年宣布退位,而登上王位的奥古斯特三世完全处于依附俄国的地位。1763 年奥古斯特三世逝世,俄国在普鲁士的支持下,强迫波兰国会选举斯坦尼斯拉斯-奥古斯特·波尼亚托斯基为波兰国王。俄普两国深知,要保持对波兰的控制,就必须助长波兰国内的混乱局面。它们挑动信奉东正教的贵族起来闹事。在波兰,信奉东正教的人是少数;按照波兰法律的规定,信奉东正教的波兰人可以有自己的敬拜仪式和宗教信条,但不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波兰东正教教徒于 1767 年在斯卢奇克和托伦组成联盟,发动武装暴乱,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了四千俄国士兵进入波兰,支持这两个联盟。1768 年 2 月,反对俄国干涉的波兰贵族在巴尔组成联盟,与俄国支持的斯卢奇克和托伦联盟对抗,并派韦洛尔斯基为代表,到巴黎寻求法国政府的支持。1770 年 6 月,韦洛尔斯基拜会了卢梭,请卢梭为波兰的政治改革提供建议,卢梭欣然应允,开始为波兰人民撰写《论波兰的治国之道》。

### 三、力图复兴

《论波兰的治国之道》是针对 18 世纪波兰王国的国情而作。我们从前面两段的叙述就可看出,由波兰政治体制的弊病产生的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已经使波兰濒临崩溃的境地。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政治局势,卢梭认为,当务之急是首先使波兰有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不能贸然采取过于强烈的改革措施,不能一下子就全盘推翻旧有的制度,以免引起难以控制的大动荡,使国家陷于覆亡。

以国王的存废问题为例,他不仅不主张立即罢黜国王,反而让国王继续留在王位,只对选举国王的办法提出了表面上看来是程序上的变动,但实际上是在人选的范围上做了实质性的更改。

对于困扰了波兰政局一百多年的自由否决权的滥用,他也不主张立即取消这个权利,因为,若立即取消,就必然会引起国会代表的不满,因此,他只是在自由否决权的使用方法上略加变通,使今后无论何人行使这个权利都必须慎加考虑,若使用不当,出于私心,就有使自己遭到身败名裂之虞:人人望而生畏,谁敢滥用?

波兰的农奴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于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奴,他也不主张立即全部解放,以免引起农奴主的对抗。他的办法是:先在一个村里有条件地解放几户农奴,等条件成熟再解放全村,再进而解放一个县、一个省,最后解放全国的农奴。

卢梭深知,对于诸如此类体制上的弊端的改革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治标容易,治本难;国之本在民。要振兴波兰,必须树立波兰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政治意味着教育:“人们的精神之具有民族特性,是教育培养出来的。”<sup>①</sup>书中专门有一段谈教育(第四段),从孩子诞生之时起,就开始教育他热爱祖国。

---

① 本书第 22 页。

培养今天的孩子，就是培养明天的公民。他在全书的结束语中建议波兰“以韦洛尔斯基伯爵先生为国奔波的精神为楷模，在波兰培养许许多多像他那样的公民。”<sup>①</sup>把波兰人民全都培养成公民，波兰的复兴大业就有希望了。<sup>②</sup>写到这里，想起了卢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祖国没有自由，祖国就不能继续存在；有自由而无道德，自由就不能继续保持；有道德而无公民，道德就将荡然无存。因此，如果你把人们都培养成公民，那你就一切全都有了。<sup>③</sup>

短短几十个字，把一个国家的兴亡和社会风尚的树立与教育人民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今天读之，亦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李平沤

2013年6月于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① 本书第120—121页。

② 在1770年卢梭应韦洛尔斯基伯爵的请求开始写《论波兰的治国之道》时，波兰的局势尚属乐观，但终因实力悬殊，巴尔联盟于1771年打了几次大败仗，到是年秋季，已完全失去挽回战局的可能，次年——1772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1793年再次被瓜分，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自此以后，波兰王国便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这段令人悲怆的故事，不属本文详述的范围，留待史家去评说。

③ 见《卢梭全集》，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卷，第233页。

# 目 录

一、当前的问题 .....	( 1 )
二、古人的立国精神 .....	( 6 )
三、如何入手 .....	( 12 )
四、教育 .....	( 22 )
五、一大病根 .....	( 28 )
六、三个级别的问题 .....	( 30 )
七、维护体制的方法 .....	( 34 )
八、论国王 .....	( 53 )
九、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几大原因 .....	( 60 )
十、行政 .....	( 68 )
十一、财政 .....	( 72 )
十二、军队的组建 .....	( 85 )
十三、实行政府的一切成员都逐级升迁的方法 .....	( 95 )
十四、如何选举国王 .....	( 105 )
十五、结束语 .....	( 114 )
卢梭简明年谱和波兰大事记 .....	( 122 )
卢梭简明年谱 .....	( 122 )
波兰大事记 .....	( 126 )
后记 .....	( 128 )

## 一、<sup>①</sup>当前的问题

韦洛尔斯基伯爵先生对波兰政府的当前状况的描述以及他附带提出的一些个人见解，使每一个愿为这一政府制定一个改弦更改的改革方案的人都深受启发。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本人更适合于制定这一方案，因为，他不仅有这一工作所要求的广泛知识，而且还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种种特殊的情形有充分的了解。他所了解的情形，是用文字难以叙述的，但却是为了使一种制度适合于该国的人民而必须知道的（因为我们就是为他们制定该制度的）。如果不彻底了解那个你为之制定一个方案的民族，你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它本身是多么好，但一照着实施，就一定会出差错，尤其是拿到一个已经有一套制度的民族去实施，就会更加错得一团糟的，因为它的风俗、偏见和积习都已经深深扎下了根，所以很难用新的苗木去取代它们。适合于波兰的良好制度，只能由波兰人自己去制定，或者由某一个曾经在该国国内认真研究过该国和其邻国的人来制定；一个外国人只能提出一些泛泛的意见，只能供他们参考，而不能当作非照着办不可的指南。我的知识有限，即使用尽我的全部精力，我

---

① 原标题无序号；序号是第1版编者所加。——译者

也很难承担这个涉及许多重大问题的任务；今天要我写出一个包括各方面问题的材料，实不可能，因此，为了遵照韦洛斯基伯爵的嘱托，并表明我对他的国家的一片热忱，我只能就我读了他给我的文件和听了他向我提出的一些要求后，向他陈述我的几点初浅的看法。

在阅读有关波兰政治制度的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我一直不明白一个体制如此奇怪的国家怎么会存在那么久。这个由许多已经死亡的器官和少数互不关联的肢体构成的庞大躯体，其一切行动几乎都是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不仅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还互相倾轧；成天忙忙碌碌，但却一事无成；没有力量抵抗任何一个想侵犯它的人。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它每个世纪都要分崩离析，瓦解五六次，即使想做点什么事或者想改进点什么工作，但每一次都以无功而草草收场；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它却照样活着，生活得蛮好。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使爱动脑筋思考的人感到吃惊的怪现象之一。我发现欧洲各国都在走向衰亡，所有那些十分兴旺的君主国及共和国，所有那些构建得十分美好的政府，都在日趋败落，即将毁灭，<sup>①</sup>可是波兰，尽管人口逐渐减少，田园荒芜，屡遭其他国家的侵凌，然而，在灾难深重和乱象

---

<sup>①</sup> 这段话，卢梭在《爱弥儿》第3卷中早就讲过，他说：“你想依赖现时的社会秩序，而不知道这个秩序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的，……危机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他对这个话还加了这样一个“脚注”：“我认为，欧洲的几个大君主国家是不可能再长久持续下去的；它们都曾经兴盛过一个时期，盛极以后就要开始衰败的。”（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0页）——译者

丛生的环境中却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好像刚刚才诞生似的，敢于提出要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和制定新的法律。它目前虽身戴枷锁，但却天天在谈论什么保持自由的方法！认为自己具有任何暴政都不能使之屈服的力量。我觉得它好像那个遭到围困的罗马，尽管乱军已在它的土地上安营扎寨，但它却依然悠闲地统治着它的人民。勇敢的波兰人啊，要当心，千万要当心，切莫把事情想得太好，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在思考你们想得到的东西时，不要忘记你们很可能失去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对你们制度中的弊病进行纠正，而不要抛弃这个使你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制度。

你们热爱自由，你们也配享自由。为了保持自由，你们曾经对一个强大的和诡计多端的侵略者<sup>①</sup>进行了斗争；这个狡黠的侵略者口口声声说是与你们缔结友谊，但实际上是在给你们套上奴隶的枷锁。现在，你们对国家的混乱局面感到厌倦，渴望安宁。我深深相信：要得到安宁，那是很容易的，然而，既要保有自由又想得到安宁，要想两者兼而有之，那就困难了。你们须知，正是在你们感到乱象丛生的环境里，培育了使你们不受他人奴役的爱国人士，尽管他们曾一度陷于沉睡，但暴风雨已将他们唤醒，然而，不幸的是，在打破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之后，他们对世事感到厌倦了。他们试图把专制的安宁与自由的温情结合起来，我很担心他们追求的这两种东西是互相矛盾的。我觉得，安宁与自

---

①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译者

由是互不相容的<sup>①</sup>，你们只能在这两者当中选取其一。<sup>②</sup>

我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事情就这样永远存在下去，而是说你们应当极其谨慎地对待它们。目前，你们对它们的弊病的关注，比对它们的好处的关注更有过之。我相信，你们进一步感到它们好处的时刻终将到来，但令人惋惜的是，也许是在你们已经失去它们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有所觉察。

要想制定好的法律，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制定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滥用的法律，那是不可能的，例如：早先的那些法律就被人滥用了。要想对未来的种种弊端都有所预见和防范，这对任何一个最有历练的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把法律置于任何人之上，这在政治学上是一个我将它比作几何学上的化

①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3卷第4章《论民主制》中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是像民主制政府或人民的政府这样容易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在这种体制下，公民们尤其应当以勇气和力量来武装自己，在他们一生中天天都要在心里牢牢记住一位德高望重的侯爵在波兰议会所说的这句话：‘我甘冒危险也要自由，绝不愿为了安宁而受奴役。’”（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5—76页）——译者

② 读到这里，令人想起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中的这样一段话：“一匹未驯服的烈马一见到人走近它，它便竖起鬃毛，用脚踹地，使劲反抗；而受过人的训练的马却乖乖地忍受鞭打和马刺的尖刺。同烈马一样，一个野蛮人是不会像文明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戴上枷锁的；它宁可要狂风暴雨中的自由，也不愿意要和平安宁中的奴役。因此，我们不应当根据被奴役的人民的堕落状态，而应当根据所有一切自由的人民为反抗压迫而创造的壮丽事业，来评判人的天性是赞成还是反对奴役。我知道前一种人经常吹嘘他们在枷锁的束缚下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其实，他们是把‘悲惨的奴役状态称为和平’。可是我发现第二种人却宁可牺牲他们的快乐、安宁、财产、权力甚至他们的生命来保护他们唯一的财产——被失去自由的人视为敝屣的自由。”（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6页）——译者

圆为方的问题。<sup>①</sup> 解决好这个问题，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府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弊病的好政府，然而，到现在为止，我敢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实行法治，其实你们实行的是人治。

只有在法律深入人心的时候，才能有巩固的制度；只要法律的力量达不到这一点，人们就必然不会把法律放在眼里。怎样才能做到让法律深入人心呢？这个问题，那些只知道用强力和惩罚手段的法学家从来没有想过；用物质奖励的办法，也是难以使人人都守法的，甚至连最公正的司法机关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司法机关同人的健康一样，是一种人们享受到了但却对它毫无感觉的财富，它不能引发人们的激情，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感觉得到它的价值。

然则应如何着手，才能鼓舞人心，使之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法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否能这样斗胆建言：从关心孩子们的游戏开始做起，从认真做好那些被见识肤浅的人认为是没多大用处但却能培养良好的习惯和不可战胜的勤奋精神的事情开始做起。虽说这个办法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至少是经过通盘考虑之后才提出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我这个奇异的想法是最合道理的。

<sup>①</sup> “化圆为方的问题”，即：作一个与已知圆的面积相等的正方形问题，这是古希腊几何学上的三大难题之一。1767年7月26日，卢梭在致米拉波侯爵（1715—1789）的信中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他比喻为几何学上的化圆为方的问题，即：“如何找到一个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sup>②</sup>——译者

<sup>②</sup> 着重号是原有的。——译者